

## 谈谈文科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必要性

陈 毓 瑾

原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教委曾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两次发出通知,要求高等院校利用现有条件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通知指出,开设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文献和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训练学生检索与利用的技能,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但是,这件事在某些有条件开设此课的院校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结合本人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的亲身体会,谈谈对文科学生开设此课的必要性。

通过“文献检索与利用”课,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目录学知识,而目录学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金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化典籍,要了解这些典籍,首先必须借助书目。《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一开始便是筹集图书资料,制作资料卡片。经过五年的时间,制作卡片达600万张,可是正式开始编写以后,明显地感到资料建设工作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资料不够全面,先秦两汉的资料比较丰富,唐宋散文略显不足,元明清重要著作(除白话小说和散曲杂剧外)的资料更为缺乏。二是各种书的资料多少不均衡。有的书,例如《韩非子集释》反复做资料,几乎其中的所有典型例句都建立了卡片。而某些书,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儒家类明代以后的著作,有的书的资料廖廖无几,有的根本没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充分地运用目录学的知识,对我国古籍的概貌不够熟悉,不甚了解最能代表那一历史时期学术水平和语言特点的著作是哪一些,如果当时仔细阅读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其他的书目,按照这些书目,列出做资料卡片的书单,《汉语大字典》的资料建设工作或许会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书目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文化发展的概貌。它把浩如烟海的书籍,一一按照它的性质,分门别类,放在一定的位置,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仅知道书的名称、著者、册数、出版时间、版本好坏,而且,有叙录的书目还告诉读者内容提要,著者生平等。这样读者就知道了哪些书是自己所需要的,哪些书应该精读,哪些书应该浏览,哪些书应该先读,哪些书应该缓读,必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古今中外的科学工作者都十分重视目录学的学习与利用。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第一次撰写了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讎略》,提出了目录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详分类例”使“学守其书,书守其类”。历史学家陈垣也曾对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说:“目录学就好象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sup>①</sup>文学家郑振铎更精辟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sup>②</sup>熟悉目录和版本,可以省掉许多摸索之苦,《汉语大字典》的资料建设工作或许能更好地避免有些书的例证引用过多,有些重要书的例证引用较少或没有,以及因版本问题给编写工作带来的麻烦。

文科学生毕业后,有很多人将去从事科研、编辑、出版工作,他们必须了解各时期文献的著述、收藏、流传、存佚状况,从中考辨学术源流,推断发展趋势,详细、准确地占有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探索。

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在信息爆炸时代,作为信息交流重要组成部份的目录学将比以往更加重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其前提、基础都是文献信息工作,而目录又是以收集各

种文献, 编制书目、索引、文摘等为对象, 以提供各种文献信息来为科研服务的。因此, 它是整个文献系统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子系统。过去, 它帮助人们解决巨大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今, 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增多的资料信息, 更加迫切需要目录学知识为提供信息指明方向。随着数学、系统工程、控制论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 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编制目录的方法、形式、手段和技术也随之发生变化。作为目录学方法和手段的各种检索工具将进一步自动化、协调化、集中化, 文献检索系统也会趋向综合国际化, 标准化。为此, 从现在起就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经常使用和善于使用文献目录的习惯与能力, 教给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检索目录的知识。

运用文献检索, 树立高度的情报意识, 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能全面的、准确的、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科研情报。在编写《汉语大字典》的过程中, 如何做到“反映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就必须经常查阅最新书目和论文索引。例如“保”字的编写,《说文》认为“保”的本义是“养也”。《康熙字典》引《广韵》《集韵》以“安也”为本义, 而《书·召诰》中有这样一句:“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 以哀吁天。”其中“保”字应释为“负幼子于背”。有人认为此义应是“保”的本义, 然而没有书证。后来发现唐兰先生的《殷墟文字记》, 从中找到了精辟的论述:“负子于背谓之保, 引申之, 则负之者为保; 更引申之, 则有保养之义。然则保本象负子于背之义, 许君误以为形声, 遂取养之义当之耳。”大字典加以引用后, 不仅纠正了《说文》的错误, 更突破了过去所有字、词典的水平, 类似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使《汉语大字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大体上由综述、述评、预测三部份组成。综述和述评是对过去某一时期内情报资源进行回溯性的综合与整理, 它通过对大量情报资料的分析研究, 提出关于研究对象的客体、现象、发展过程、性质的综述, 以帮助科研人员、教员了解某一学科或某一社会问题的起因、发展、流派、争议、动态等。情报的预测是在回溯性综述和述评以后, 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趋势作出有科学依据的推测和估计。特别是在当今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 它已经和材料、能源三足鼎立。加强国内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战略预测, 在某种意义上比从事某种具体的经济行业或产品预测更为重要, 所以说情报也是商品, 也能创造价值。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历来很重视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人口、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情报研究。而我国有的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却重视不够。1979年杨振宁博士在我国物理学会上曾提到国内的研究项目有40%与国外同行重复。据报载, 我国某地申报40项科研成果, 经论证, 其中三、四十年代水平的4项; 五十年代水平的32项; 六十年代水平的2项; 七十、八十年代水平的各一项。文科科研类似这样的撞车现象又何尝没有呢? 因不善于使用文献检索而导致情报信息闭塞的状况, 应该引起我们的震惊。辛辛苦苦重复前人已作过并有成果的研究, 又是多么令人遗憾。而文献检索课就可以使学生尤其是毕业生和研究生学会掌握信息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在此基础上, 了解前人已作过哪些研究, 有什么成果, 以提高自己的科研起点, 正确选定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和科研课题, 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 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毕业后,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也都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情报意识不仅与科研有关, 与教学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信息量的爆增, 使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我们的教师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授课内容老化而贫乏, 这必然会妨碍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是知识丰富, 信息量大, 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与课本知识有机结合的教师。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情报资料, 密切注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动向, 将新的情报及时地注入教学内容中启发学生, 以提高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的能力型人才。这种人才如果从事教育工作, 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必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循环往复, 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才会不断地提高。

要掌握和利用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 要很好地获取情报信息, 必须教育学生掌握基本的图书分类法, 充分利用图书馆藏书。目前, 有相当一部份学生, 包括研究生, 没有经常上图书馆的习惯, 偶尔去了, 也难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书刊。有位二年级的研究生为找一本《梦之谷》在书库内转悠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回想我们刚参加编写大字典时, 也曾遇到类似情况。走进文科图书馆, 看见一排排书架, 茫茫然, 不知道我们需要的书在何方。往往为核对三、四条资料, 得花整个上午的时间, 费时费力, 事倍功半。这都是由于我们在大学学习期间, 缺乏这方面的学习与训练, 导致了工作中的这类困难。国外教育由于较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大学生们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图书馆渡过。例如, 硕士、博士研究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课题的选

择,在国外,导师往往不给课题,由研究生自己去图书馆查阅文献,论证自选课题,提出可行性方案,导师只管核准。这就要求能驾轻就熟地借助图书馆,有较强的检索能力。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选择科研课题,搜集资料,以至整个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借助图书馆。图书馆是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组成部份。它兼备其他文化机构所具有的教育性、学术性,贮存着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献,是汇集科学文化技术最新成就的文献情报基地,也是利用这些资料的基地。分散的文献一旦进入图书馆就能长期的、反复的、有效的被人们所利用,从而释放出其中的知识和情报,又转化为新的更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尤其重要的是,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而其他各个学科也正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日益增多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将促成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形成新的综合学科,而现代科学的突破往往出现在这些综合学科中。横断学科的产生,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纽带。哲学和数学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科学也更加严密、更加完善。这种综合化趋势将使图书馆成为各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中心,图书馆的综合性将更大程度的加强,其收集、加工、整理、存贮、选择控制、传递知识的职能也更为复杂。图书馆又是个学术交流中心。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借鉴,科研成果的传播就是学术交流。利用已知,创造新知,不断地利用与创造就是科学延续发展的过程。科学研究离不开学术交流,学术交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推动科学不断地发展。这种交流若离开了图书馆这个交流中心,将是不可想象的。图书馆还是个信息交换站。是信息的优势者,这是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图书馆在知识与读者之间将发挥更大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要获取信息,首先要利用图书馆。因此,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后的科研活动中将进一步提高,掌握利用图书馆藏书的技能随之也愈显重要。谁掌握了更多更好的检索知识,谁就能在科研活动中节省查阅资料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谁就能提高工作效率,谁对图书馆藏书了解,谁就能提高查阅图书的查全率、查准率,不会因为漏掉某篇与自己课题相关的文献,而使整个科研工作失败,而只会使自己掌握最切合课题的权威性文献,以分析、比较自己的设计方案,走在同行科研的前面。俄罗斯杰出文献学家布留索夫在《论目录学对于科学的意义》一文中曾说:“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知识的本领。”所以,目前必须努力改变学生不爱去图书馆,教室——食堂——寝室三点式学习方式,培养他们树立起图书馆是第二课堂的观念,使他们懂得一些图书分类法知识,掌握本馆图书馆藏书概况及其所使用的分类法,养成定期去图书馆参阅与课程和科研有关的文献资料 and 核心期刊,不断追踪新文献的习惯。习惯养成后其检索能力也必然会从实践中不断的提高。

不仅如此,图书馆将向现代化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将使图书馆作业系统自动化和网络化,各种缩微、复制技术和声象技术的普遍运用,将使文献的收藏和传递标准化、科学化。如果广大学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将很难适应这飞速发展的形势。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能使学生学会使用各种类型的工具书。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学习和科研都离不开工具书,而善于使用工具书对文科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编写《汉语大字典》需要运用大量的工具书。刚开始,很多年轻同志在这方面遇到不少拦路虎。例如,不会检索《玉篇》,需要《玉篇》对某字的解释,便只有一页页地翻看,不会检索《说文诂林》,便无法核对旧字、词典的引文是否无误。尤为应该引以为鉴的是,我们制作“引得式”资料卡片所走的弯路。当时,编委会决定制作一套《毛泽东选集》,一套《鲁迅全集》部分文章的“引得式”资料卡,再三强调了制作这两套资料卡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组织人员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此项任务。但是,由于在制作之前,没有仔细研究“引得式”索引的特点、编排方法及其作用,(当然,也是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例如,规定毛主席语录不能断章摘句地割裂等。)制作出的几万张卡片,只能作为一般资料引用,根本不能起到“引得”的作用。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不会检索工具书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有位教师为了寻找《志古堂丛书》,跑遍了武汉、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其实,他只要查一查《丛书综录》中“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便可以知道这部书仅只南京和四川有。

繁富的书刊,涉及到各学科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对各学科都精通,必须借助各种类型的工具书解决工作、学习和科研中的困难问题,因为工具书具有查考性。它可以提供文献及其线索,如资料类的百科全书、类书、政书、资料汇编、手册、年鉴之类,有的直接帮助读者从纷纭复杂的名物典章制度中找到某一个名物的解释或某一史实、某一数据、某一佐证。有些检索性的书目、引得、索引起着桥梁的作用,一方面直接提供文献线索;一方面可以把读者由某一类工具书引向该类中特定的另一种工具书,指导人们了解和利用各类

工具书，起到工具书指南的作用。工具书还具有概括性，它广采博收，旁征宏引、综合性强，用途广泛。例如，鲁迅曾利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著名类书，辑录散见于这些书中的稽康著作佚文，校录《稽康集》，进一步系统地考证了《稽康集》的卷数与名称，篇目缺乏情况和逸文的真伪。此外，工具书的易检性，使我们不必样样都去看原著，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现在不少学生使用工具书的时候，不看序言和凡例，拿起就直接查题，结果，由于不了解此工具书的体例，往往翻来翻去查不到，所以，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让他们系统地学习一些工具书知识，了解各种工具书的性质、特点、用途及编排方法、无疑将会提高同学们的查阅能力。做到运用工具书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检索课的开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教育改革的需要。过去我们培养的是知识型人才。现在，我们要培养能力型人才。衡量人才质量的标准，就科研而言，首先要看他拥有的文献信息量，其次是看他的文献信息的有序度，三是看他对文献信息的检索能力。随着学分制的实行，选修课的比例增加，双学位制的设立，都使学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他们的知识面大大拓宽，求知欲大大加强，对文献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面对每年的出版物大有目不暇接之势，这就要求有独立读书治学的能力，能迎接无限的文献对有限的阅读时间的挑战；纷涌而至的文献流对筛选鉴别能力的挑战，打胜仗的必定是能敏捷地获取文献信息并运用自如的学生，必定是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很强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也一定是现代社会需要的能力型人才，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

注释：

- ① 见《十七史商榷》卷一
- ② 见《中国小说史料》序

---

(上接118页)

时，是能与全国人民共同团结战斗的；同时，通过接触，也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并结下友谊。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 ① [日]《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1964年版，第208页。
-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128至12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 ③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13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 ④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6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 ⑤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3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 ⑥ “中国为民主而奋斗和目前的政治危机”，1943年10月1日“美亚杂志”。
- ⑦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